

旅游民宿要规范,也要有特色(上)

◆ 鲁元珍

近几年,包括旅游民宿在内的非标准化住宿成为旅游市场的新宠,但同时,行业的快速发展与滞后的规范监管之间的矛盾也日渐凸显。近日,国家旅游局发布《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评价》等4项行业标准,并将从今年10月1日起实施。这一期待已久的国内民宿领域的首个全国统一规范,又将对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提供哪些指南?



游选择
民宿成为越来越多游客青睐的旅



一样的旅游 不一样的体验

“想真正了解一个地方,就要接触这个地方的人。”刚刚结束了在东南亚毕业旅行的马阳巍告诉笔者,由于这次出游时间久,他选择了比较前沿也比较省钱的沙发客旅行方式:住在当地人家里,与他们交流,了解他们的生活,没想到竟有了更多收获。

出门旅游不住酒店,而是住在别人家,这种听上去不可思议的事如今已经非常时兴了。笔者去年与几个好友在泰国清迈旅行时,便一起租下了一栋四层楼的民宿,房屋装修精致,一楼的厨房也可以使用,价格分摊下来不过每人每天两三百元。

“民宿在国外发展很快,一些平台已经非常有名。在我国,也渐渐有更多游客愿意选择分享住宿。相比之下,年轻人不太喜欢呆板的酒店,民宿为他们提供了另一种选择。”马阳巍说。

根据旅游局发布的标准,旅游民宿是指利用当地闲置资源,民宿主人参与接待,为游客提供体验当地自然、文化与生产生活方式的小型住宿设施,包括但不限于客栈、庄园、宅院、驿站、山庄等。其中,根据所处地域的不

同可分为城镇民宿和乡村民宿。

在我国,民宿行业正迎来迅速发展时期。古城古镇有特色的客栈,乡村有农家乐,大城市也有布局简洁、美观大方的住房吸引游客目光。据悉,国内民宿业起步较早的途家网,可提供住房已覆盖世界1353个目的地,超过45万套公寓、别墅、民宿,包括树屋、房车、游艇等各式新奇住宿。而此类住宿房屋价格大致相当于当地酒店价格的50%。笔者登录相关网站后发现,无论适合多人聚会的别墅,还是可以做饭的家庭套间都很受欢迎。如果住在北京地区,既可以选择体验古老的胡同文化,也可以选择具有现代时尚气息的商业区地带。

《2016年中国民宿品牌发展趋势和区域人群分析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初,全国有超过4万家具宿,民宿从业人员近100万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2017》显示,2016年我国分享住宿市场交易规模约243亿元。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管理学院院长厉新建告诉笔者,民宿是推动乡村旅游全面深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我国全域旅游发展的重要举措。全域旅游的兴起,让

景观光式的旅游方式无法再满足市场需求,乡村的自然风光、农事体验活动逐渐吸引越来越多的城市人群,加上民宿在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的优势,共同促进了该市场的蓬勃发展。

行业标准缺失引人担忧

今年2月,大陆游客在台湾旅游时通过某网络平台预定民宿,却发现被房东安装的摄像头偷拍。经历了长达半年的维权后,才在8月得到相关平台的官方处理。在民宿产业快速发展的今天,此类事件的曝出难免引发市场对民宿安全和监管的担忧。

实际上,除了此类极端案例,仅仅民宿的卫生、安全、基础服务方面的问题已经引发了质疑。有游客反映,在一些客栈住宿时感觉床单没有及时更换,有些民宿没有卫生间或卫生间太远而且脏乱,还有的门锁简陋等。也有游客反映,一些民宿平台网站的使用体验不好,常常会遇到无人回复的情况。

民宿业作为在我国刚刚兴起的新生事物,市场发展过快,监管没有跟上,出现一些问题也在所难免。实际上,我国民宿自发展以

来质量一直参差不齐。例如,莫干山的民宿因当地监管严格一直获得很高的评价,但云南的民宿却屡屡遭顾客投诉。应如何排除安全、卫生上的隐患?又该如何保障服务质量,为游客留下更完美的体验?

专家指出,我国民宿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缺乏规范。民宿由民间自发兴起,长期以来处于无法可依的发展状态,除了无法保证服务质量,也常常缺乏配套的基础设施,包括道路、停车场、水电、网络、厕所、消防设施、安全监管系统等。另一方面,由于诚信体系、消费习惯上与西方国家的差异,民宿不应照搬国外模式,更不能为了追求短期利益而无论条件是否适合都一拥而上。

依照此次出台的标准要求,在市场准入方面,强调民宿经营者必须依法取得当地政府要求的相关证照,并满足公安机关治安消防相关要求;民宿单幢建筑客房数量应不超过14间(套)。在基本卫生要求方面,规定旅游民宿“客房床单、被套、枕套、毛巾等应做到每客必换,并能应宾客要求提供相应服务。同时,客房及内部卫生间里的公共用品,应做到“一客一消毒”。标准的细化无疑将推动民宿市场走向规范。

回忆长乐邨

——在公公丰子恺身边的日子

丰南颖 丰意青



11.旅行趣事

我们去杭州,通常去看满姑婆,公公和满姑婆促膝而谈旧事,可以谈很久。公公的姐妹中,我们还见到过雪姑婆,她一直住在石门湾附近的南沈浜。有一年婆婆带着我们回崇德、石门湾和南沈浜走亲访友,我们看到了公公幼时游钓之地,也在雪姑婆那里见到了好多盘的蚕宝宝以及养蚕用的大量的桑树。

有一次公公婆婆带南颖去游西湖三潭印月,南颖看到这三个湖中的小亭子,好奇心倍增,当船划到它们的边上时,南颖想爬到亭上去看个究竟。公公叫南颖不要爬,他给南颖讲了一个传说中的故事。很久以前,杭州城里来了一个“黑鱼精”,那“黑鱼精”钻入了西湖中,在水里频频作怪,于是杭州城里发大水,暴雨连连,老百姓叫苦连天。最后观音菩萨用一只巨大的香炉把那“黑鱼精”倒扣住关在了水中,从此杭州城里恢复了平安的日子,而那巨大的香炉的三只脚就成了西湖上的三个小亭子,被称作“三潭印月”。听说有妖怪,南颖当然是吓得不敢爬到三潭印月的亭子上去了。

南颖记忆中最长的一次旅游是和公公婆婆一起去绍兴、湖州等地游玩。那是一九六六年三月,在绍兴访问了文坛巨匠鲁迅的故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体验了鲁迅的奇趣无穷的童年生活;还一起去参观了秋瑾的故居,南颖清楚地记得展览馆里陈列着血迹斑斑的秋瑾的衣服,让南颖看了有些害怕,公公告诉南颖秋瑾是个巾帼英雄。她为了保护其他人不受牵连而被杀害,南颖长大应以她为榜样。绍兴也是一个酒乡,到了那里公公这个“酒徒”可高兴了,他尽情地享用着清澄的绍兴黄酒和当地的美食小吃。南颖和公公婆婆还畅游了绍兴的东湖,南颖对东湖印象最深的是坐乌篷船,东湖边上就是山,坐在绍兴有名的乌篷船上,一路晃晃悠悠,在大大小小的河道中穿行,享受着水乡的风光,一眼望去,碧波荡漾,宁静而美丽。

南颖至今仍然记得在绍兴发生的一件趣事,那时正值樱桃上市,招待所给公公拿来一大碗樱桃,公公婆婆品尝了一些之后忙别的事去了,留下南颖自己一人吃。上海不常见到这样新鲜甘甜的樱桃,南颖吃得真过瘾,居然一个人把一大碗樱桃全给吃下去了。公公婆婆发现了吓了一跳,因为南颖从来都没有这么大的胃口,害得他们很着急,怕南颖吃得太多肚子不舒服会吐或泻,但后来南颖一点事儿也没有。多年之后,公公每次提到绍兴,总是将南颖小孩子一个人吃了一大碗樱桃的事儿当着笑料来说。

南颖和公公婆婆还一起去了湖州,湖州以生产毛笔而出名,笔、墨、纸、砚,是中国的“文房四宝”,湖州盛产占首位的笔,称为“湖笔”,有狼毫笔和羊毫笔等不同种类。公公在《还我缘缘堂》中曾提到“我家的一抽斗湖笔”,那是公公最喜爱用的毛笔。南颖和公公婆婆在湖州参观了不少笔店,公公买了很多他心爱的“湖笔”,狼毫笔是公公最喜爱的。回上海时,行李中有一大堆毛笔,有自己买的,也有不少是赠送品。

南颖和公公婆婆在湖州下榻在一个招待所里,负责伙食的那位厨师的女儿和南颖年龄相仿,在一起玩得很开心。他们家养了一条大狗,很可爱,那是南颖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狗。公公婆婆在湖州观光一切全由湖州方面招待,他们自然是带着南颖一起出行的,可南颖老是要带着新交的小朋友一起去,公公自然是一口赞同,他向来对任何人都是一视同仁的,从来没有下人和上人之分。可那位厨师就有些犯愁了,因为按级别他们是不应该享受和公公一样的待遇的,可不去吧,又怕得罪了公公,公公毕竟是个名人啊!所以他进退两难了很久。结果应公公诚恳邀请,他们和我们一起外出观光,大家玩得很愉快。好景不长,回上海的日子不久就来到了,临回上海前,南颖舍不得离开那只大狗,便和公公婆婆说,要把他们家的大狗带回上海去……这回可是让大家都犯愁了,公公说不能把大狗带回家,那厨师的女儿也舍不得把他们的狗给南颖,南颖只记得一时间两个小孩都哭得稀里哗啦的,最后南颖没能把大狗带回家。

3.虫中老虎

谭敬想到的事发生在去年九月中旬某日,管家来禀报门口有位五十多岁的中年人求见谭敬,说是有一只蟋蟀想请老爷过目。谭敬眉头微微一皱,管家连忙解释几个养师都想看,但对方不让,说除了谭敬谁也不让看。管家知道谭敬的爱好,不敢贸然来客赶忙来报。谭敬这人嗜虫如命,别看平时穿得“山青水绿”体面非凡的人,要想跨进谭府一步都是难如登天。唯有虫季里,不管来客多么衣衫褴褛,只要说手里有只好虫,谭敬一律请进府,一般都由养师级别的把式代他过目。

这天谭敬请对方客厅看茶,一听口音来人是杭州人,原来是杭州七堡地区的撬子手,一辈子捉蟋蟀的高手,人称杭州第一撬——大名鼎鼎的纪宏宝。谭敬早有耳闻,只是往年里代他接触这些知名撬子手的都是他下面的御用虫贩如郭小毛等人。老法人讲究的是规矩,撬子手就是撬子手,贩子就是贩子,老板就是老板,没特殊情况撬子手不可以穿中间人“薄片”直接寻到老板府上,有这心也没这脸,传出去圈子里的人是要看不起、失去朋友的。

这个纪宏宝算起来也是一个奇人,抓蟋蟀一把好手,看虫识将也是一顶一,出去一晚最多带回一两只蟋蟀,只要带回来的必定是将军,普通蟋蟀一律放生,再大价钱也不卖。一季辛苦下来最多10来只蟋蟀,卖一只是一只,个个勇武善斗。他抓蟋蟀只去荒无人烟的偏僻处,靠听叫判断,一般的叫声他是理也不理。

这次老纪破例上门亲自带来的必定非王即帅,谭敬是一流人物,脑子快,聪明绝顶,晓得来人是纪宏宝后,几个念头已在心里飞快转过,本来还有点责怪此人不识时务,什么蟋蟀非要自己来看,此刻心中已有暗喜,搞得小巧真是来了个“大宝贝”。纪宏宝在谭敬面前不敢藏掖掖,一下子全部交代出来……

此虫是他在杭州北高峰山脚下一块毛豆地里所获,那天半夜三更时分,他孤身一人听到几声嘶哑的鸣声,好比男低音再加只音响。老纪一下停住脚不肯走了,这绝对是碰到大头了!立刻放轻鼻息,闷声等待第二叫确认方位。一直待到东方发白,一声叫也没,不但

这只正主不叫了,附近连其他鸣虫的叫声也没一声。

老纪此时恍然大悟,这是只虫中老虎,山上有只老虎,哪还有其他东西,早就吓死了,统统搬家去了别处。老纪抬头看看天色已明,无奈摇摇头寻到附近一处农家,遛上一块大洋,只求吃口泡饭,白天留宿半天,待到夜黑时分用一顿晚饭,再求两块干粮便走。农家没见过这种好事,欢天喜地迎入门。

一觉醒来天色渐暗,老纪看看窗外估算了下时间,起床进了水食,吃饱喝足告别农家,跑到老地方继续蹲守。就这样一连蹲了三天,第二天一晚没叫,到了第三日凌晨天色略微起白时,终于叫了一声,就是这一声让老纪抓住了这只蟋蟀。抓住当晚看不清,只依稀看到是一只深色烙的大虫。老纪不敢多停留连夜赶回家,到家落盆仔细一看,仰面朝天哈哈大笑三声,忽而又转悲大哭三声。

要知这老纪抓虫大半辈子,什么好虫没见过,看到一只蟋蟀竟然会又笑又哭露出如此大喜大悲的失态之状,实在令人不解。

原来这老纪并未真疯,只因想到自己一生颠沛,好不容易学会了“抓虫辨将”这门手艺,一抓就是四十年,竟然连虫王的一只脚都没看到过,五十多岁的人了自己也不知道还能抓几年,这个当口抓到了虫王,真是老天念其一生劳苦,发了一只“大红包”给他。现在算有机会咸鱼翻身了,想到此处老纪又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但是这虫王还是要卖出去才算落袋为安,虫王到底卖给谁呢?老纪首先想到的是郭小毛,毕竟是打了十几年交道的“老下家”,人家郭老板现在也是上海滩上第一号虫贩子,从一个摆地摊出身的穷人,经过十几年拼搏,现在是一个“小大户”了。更重要的是小毛搭上谭敬这条线,等于搭上了活菩萨,做了他身边的善财童子。每年八月初小毛带好几十个伙计,把杭州枸桔弄三阳旅馆包下来,摆出几十桌流水席,请遍杭州郊区从三堡到七堡的撬子手,吃好老酒,每人再送2块银元的红包一只,上海美丽牌香烟一条。

近代虫侠传奇录



袁立